

更宠读者的图书馆，来了

本报记者 李 雪



抗战大事记文化长廊。重庆图书馆供图

北京城市图书馆阅读体验持续升级。北京城市图书馆供图

从“人找书”到“书找人”

在北京城市图书馆的“AR(增强现实)阅读走廊”，读者找书时不仅能清楚地知道“我在哪儿”，还能发现周围有什么新书、好书；通过全流程数据采集、AI分析，图书馆可以智能预测读者感兴趣的知识、想要阅读的书籍、希望参加的活动类型；图书馆的智慧桌面系统能自动识别老年读者，将界面切换为大字版……

这种动态、可交互、能即时感知的全新阅读体验，正在越来越多图书馆涌现。在上海，读者想了解某地的历史人文，无需前往图书馆，只需使用电脑、手机等移动设备进入“上海图书馆藏方志智慧平台”，便能访问里面的馆藏方志资源。为方便读者阅读，平台还提供繁体、文言文和白话文转换服务。步入重庆图书馆打造的抗战文献智慧体验区，AI数字馆员可提供精准问答、史料查询与图书推荐服务，读者还可与抗战时期的历史人物数字人对话。安徽省图书馆则运用AI视觉技术实现了书脊识别、错架检测、破损检测与异物检测，精准适配图书盘点场景。

“图书馆的智慧服务不只是引入AI技术后叠加开展的服务，更是利用科技对读者服务模式进行的系统性重塑。”首都图书馆副馆长谢鹏说，“过去图书馆的服务核心依托文献资源，如今已经转向更深层次的知识信息服务。如从文献检索到知识推送、从开架阅览到AR阅读，图书馆实现了从‘人找书’到‘书找人’的转型，构建出能随时感知读者需求、主动提供专业知识服务的多维智慧空间。”

技术加持下，图书馆的运营效率和人气直线上升。北京城市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场景落地后，场馆运营管理效率提升60%。“上海图书馆藏方志智慧平台”已上线500多种方志目录、近400种全文影像及识别文本，大幅降低了方志查阅、研究门槛。重庆图书馆抗战文献智慧体验区平时日均接待读者500余人次，周末节假日为1000余人次。安徽省图书馆在应用垂直视觉大模型后，盘点效率提升85%以上，馆员重复劳动强度降低70%，读者找书平均时长从15分钟压缩至2

分钟以内。

懂数智技术，更要懂图书馆

囿于政策、资金、人才等因素，图书馆的数智化建设并非一蹴而就，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一直存在。以方志古籍为例，上海图书馆系统网络中心研究开发部副主任贺晨芝介绍，近年来，国内方志古籍的数字化建设稳步推进，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方志文献的扫描存档、全文上线等基础数字化工作，能满足大众的基础检索、在线阅读需求。

“从基础数字化向深度数智化的跨越，仍是全行业共同面临的课题。在引入大语言模型、上线AI辅助阅读与智能解析等增值功能方面，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。”贺晨芝说。要跨越这道鸿沟，不仅需要硬核的计算机技术，更需要对图书馆业务的深刻理解。上海图书馆系统网络中心的团队以计算机方向为主，与馆内的数字资源中心和历史文献中心合作，“技术+业务”的深度融合，确保了前沿技术精准服务于读者。
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AI在图书馆中的实践将从现在的“简单工具应用”向“深度业务赋能”和“全域服务重塑”跨越，懂技术又懂图书馆的复合型人才会越来越“吃香”。今年，重庆图书馆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名AI相关专业的人才，该馆数智技术中心主任胥迅希望，这名未来的同事既要熟悉图书馆核心业务，又有数字技术素养、数据思维、知识组织能力、用户服务意识和网络安全伦理意识。

“如抗战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与应用，最大的挑战并非单纯的技术瓶颈，而是如何依托数智技术，把珍贵的文献资源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、乐于参与的文化体验。”胥迅说，抗战文献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复杂历史背景，资源整理的严谨性要求高，数字化并非简单地把文字扫描成图片，更重要的是围绕事件、人物、时间、地点、文献来源等建立关联，让文献从资料变成知识。

“AI不会取代你，但善用AI的人会”

未来，图书馆的智慧服务会变成什么样？谢鹏提到一个词——“具身化”：读者面

对的不是充满科技感的机器人，而是懂读者也懂图书馆的智慧馆员。读者可以随时和它对话，智慧馆员会像贴身助手一样安排好从行程规划、空间导览到资源呈现的全流程服务，图书馆原本的树状服务结构将被彻底扁平化。

随着智慧系统接管了图书馆大量重复性、程序化的工作，如咨询解答、数据统计、图书借还、图书分拣等，AI节约出来的人力去哪儿了？他们被彻底取代了吗？

在北京城市图书馆，这些人逐渐转向其他服务场景：一部分馆员转型为知识服务专员，深耕特定领域的知识组织与内容梳理，为有深度需求的读者提供定制化的知识整合方案；一部分馆员转向阅读推广与读者活动的策划运营，结合不同群体的阅读习惯设计特色文化活动；还有一部分人参与到智慧系统的迭代优化中，凭借自身对读者需求的理解，为技术模型训练、服务功能调整提供专业的指引，让技术发展始终贴合读者真实的文化需求。

“如果一名馆员只满足于图书借还和检索文献这类基础工作，确实容易被系统替代。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藏书或借还，而是传承文明、服务社会。这一核心需要的是人的共情力、判断力和创造力。智慧系统可以推荐‘热门借阅排行’，但无法为迷茫的青少年推荐一本塑造其人生观的书。这种基于阅历、洞察和关怀的个性化知识导航，是算法永远无法取代的。”谢鹏认为，“技术变革像潮水，冲走的是沙滩上的沙子，留下的却是坚实的礁石。图书馆人要做的是让自己成为那块有深度、有温度的礁石。”

“数智技术的应用，确实给图书馆人的观念带来了触动与启发。”胥迅坦言，“业内常说，AI不会取代你，但善用AI的人会。这句话对图书馆人具有很强的现实参考意义。以前我们更多想的是怎样把文献保存好、整理好、提供出来，现在有了AI，开始倒逼我们转变观念——馆员不仅要学会管理资源，也要学会理解技术、运用技术，才能让服务得更贴近读者。”

如果说智慧系统是图书馆的神经末梢，那么新时代的馆员就是中枢大脑，需要懂技术逻辑、守信息伦理、有人文温度，最核心的能力有三点：

1 数字素养与AI协同力

图书馆员绝不能仅满足于做智慧系统的“熟练操作者”，更要成为技术逻辑的“理解者”和“驯化者”。要学会向AI提出精准指令，并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价值筛选与人文润色，真正实现“机器做广度，人做深度”的协同效应。

2 信息管理与判断力

在信息过载与算法推荐并行的时代，图书馆员一方面要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信息批判思维，能够评估和应对AI可能产生的“幻觉”，牢牢守住内容安全的底线；另一方面要具备良好的隐私素养，清晰掌握数据的采集边界、使用规则与脱敏流程。这两者相辅相成，既是对公众知识获取的负责，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敬畏。

3 用户共情与沟通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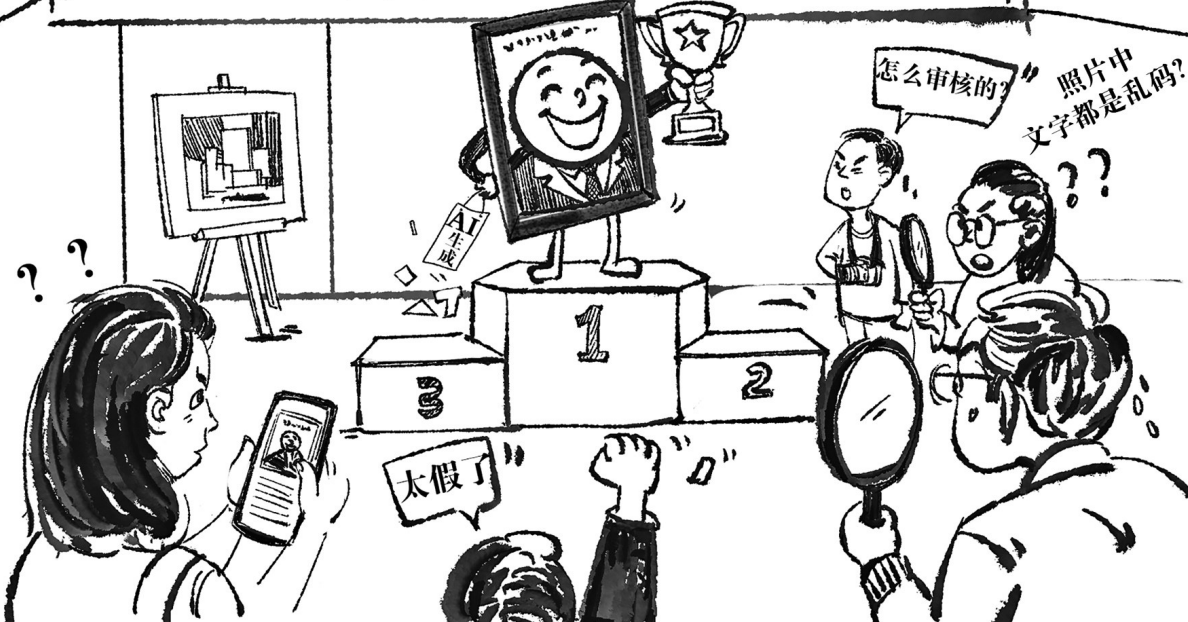
智慧系统擅长处理读者的显性需求，但图书馆员真正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在于捕捉那些隐性需求。要站在读者角度，评估智慧服务的友好度，尤其要关注用户言语中的情绪变化，让技术在图书馆始终带着人性的暖意，让每一位读者在高效体验之外，更能感受到被理解、被尊重的文化归属感。

未来已来，图书馆员要有这些硬核能力

谢 鹏

漫说AI

某优秀摄影作品评选赛



黄 卓 绘

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守护“创作真实”

张 婧

日前，某摄影赛事的一等奖作品因涉嫌使用AI(人工智能)生成而引发热议。事发后，当地相关部门迅速介入核查，确认该获奖图片并非实景原创拍摄，而是由AI生成。最终，主办方撤销了该作品的奖项，并宣布暂停赛事进行全面整改。

一张带有明显文字乱码的AI生成图片，竟然能在摄影比赛中摘得桂冠。事实上，这并非孤例。今年1月，某大型品牌酒店举办的摄影大赛中，一等奖作品《骑楼旧光》因画面中牌匾文字乱码被网友质疑，最终被主办方取消成绩；今年7月，某市应急优秀作品征集活动

中，一幅获得二等奖的书法作品，因存在多处违背常规手写书法逻辑的细节，受到网友质疑进而引发争议；甚至早在2024年，某省摄影家协会相关比赛的三等奖作品《层峦叠嶂》同样因疑似AI合成而被取消奖项……

这些事件折射出了当前创作边界模糊、规则滞后的现实困境。当算法虚构的完美画面与创作者深耕现场的实景同台角逐，这场比拼注定是不公平的。因此，在与AI共生的时代，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义“创作真实”，这绝不是排斥技术，而是要坚守人文底线。一方面，相关赛事与行业需尽快更新规

则，在比赛中充分考虑AI技术被应用的可能性，完善AI筛查手段与强制标注要求，用明确的制度守住真实的边界；另一方面，技术本身也可成为证明真实的工具，例如通过为数字内容建立“出生证明”和数字水印的方式，让原创作品有迹可循。

归根结底，无论AI的生成能力如何进化，创作的灵魂始终锚定于人、现场以及真情实感；而作品的欣赏者与评论者，同样是带着独立思辨与生命体验的个体，唯有真实，方能唤起灵魂的共鸣。在算法可以无中生有的时代，“此事真的发生过”这一承诺有其重要价值。